

筆記小說大觀

集

湧

幢

小

品

明朱國禎著

第十二冊

進步書局校印

平紀元迄

月
性
小
品
第
十
二
卷
平
吉

湧幢小品卷之三十目錄

虜衆來歸

職官走虜

路河

抵捐金

壯夫

虜款賞恤

虜勢日分

賜經像

耗雄心

市易

番族三則

與虜角射

烽堠

報功之弊

西南夷十四則

楊安地界二則

兵兆

寨鎮

屬國九則

差往海外三則

占城二則

日本十一則

王長年

馬勇士

倭官倭島

東湧覲倭



籌倭

平倭十一則

湧幢小品卷之三十

明 湖上朱國楨輯

虜眾來歸

常鄭公既擒納哈出。其眾驚潰。河水一夕大深。斷其後路。皆曰天也。其帥五十八帥眾來歸。亦曰天也。非不得已也。五十八阿連人。習其國書。入太學。嚴涉傳記。願醇謹。在元為平章。既歸。賜姓厯官。數有功。恬退不爭。以壽終。

職官走虜

也。先之變。山西榆次縣李員外。亦走虜中。為之用。蓋利其賞賜。且政寬。不受文法。苦楚也。時見獲姦細李喜孫荆弼之言如此。係景泰五年。御史鍾同審出。

路河

自廣寧東二十里。至海州東昌堡。凡一百七十里。緣路濬河。謂之路河。海運由此河直達廣寧。嘉隆間。增築河隄。人馬通行其上。近年隄頽。河塞。內水輒淤。為湖。而虜乘隙以入。居民行旅。皆遭擄掠。此遼之大患也。

抵捐金

嘉靖三十七年。大同右衛被圍。久。月糧既缺。舍餘馮瑤捐萬金代發。圍解。不即償。且以朽幣抵之。瑤訴訟。經數年。楊虞坡還本兵知狀。題奏。乃以馬價給之。

壯夫

嘉靖四十二年十一月。宣府東關莊壯夫李愷。挺身角虜。手刃七八人。身被十餘鎗。授所鎮撫。仍坐堡提調。

虜款賞恤

俺答款貢。每五年守例寧靜。加賞一次。銀三十兩。大紅紵絲蟒衣一襲。綵段表裡。或八或六。中間小酋入犯。能制馭罰服者。加賞銀五十兩。有差。萬曆九年十二月。死與祭七壇。勅書一道。綵段十二表裡。布一百匹。降真香七炷。若俺答者。跳梁於前。馴服於後。智哉。可謂變夷而享榮名者矣。妻三娘子。名哈屯。另築城以居。請名。賜曰歸化。寺曰弘慈。俺答為順義王。其子黃台吉。封龍虎將軍。台吉襲王封。其子扯力克。台吉襲將軍封。亦如之。三娘子稱一品夫人。不稱妃也。黃台吉更名乞慶哈。嗣封三年。死。卹典如父。襲封亦如之。

虜勢日分

把漢那吉既降。得歸俺答。命主板升之衆。號曰大成台吉。妻曰大成比娃。以哈台吉輔之。奉成台吉死。三娘子欲以其妻與少子。不他失禮。哈吉不從。三娘子以兵攻之。各落酋講和未定。扯力克自以兵收比娃為妻。扯力克者。黃酋之長子也。從此與三娘子成隙。而虜勢益分。板升之衆。日受蹂躪。不能自存。丘富趙全之子。入赴於總督。鄭洛求以千百人入附。洛以貢市好言却之。大約都被夷人殺盡。把漢那吉封昭勇將軍。於萬曆十一年四月三十日。射生墮馬死。邊臣以聞。得旨。那吉首克歸款。忠順可嘉。給與辦祭綵段六表裡布三十匹。此賞猶薄。當照俺答例減半可也。

賜經像

虜既互市。朝廷每遣僧賜以經像。始出塞。官為制大紅袈裟四人。輿張蓋。爐香前引。至虜帳數十步。皆紅毯衣地上。施白繚綾。使者奉所賜經像。蹈以進。既入。施設虜王投體膜拜。九頓首。良久乃起。起受詔畢。復九拜。甚恭。禮竟。敬問皇帝萬康。暨輔臣府部而降安否。震旦有無佛法隆污。使者具對。且為推言善惡。因緣果報之說。護生甚善。斬刈剽竊罪最劇。善升釋梵。天生人中。不產邊地夷落。罪墮泥犁。受報無央。酋聞。輒齧指咋舌。胡騎數萬環以聽。大酋梵唱。屬而和者。如秋潮之撼山。羅拜。

額擊地若萬杵登登也。酋故所奉西國像數軀。皆金銀。隨所駐。皆施淨幕。香花莊嚴。懸所得漢飾綢絹巾。悅。紉結粉糝幾滿。使者始至。供酥油茶一琰。供佛飯僧。皆設大。載辭而行。攀戀決旬不聽發。告以王程。輒曰。師輩佛子。而制國法乎。曰。中華國法。大於佛法也。使者四人。人餉馬數十蹄為禮。

耗雄心

王鑑川司馬云。俺酋之雄心。半耗於奉佛。以後虜中得西僧。輒奉為活佛。中國因而靡之。儘得其力。佛教之有益於國家如此。但今之學士大夫。亦有此好。浸淫成俗。虜性強變為弱。中國慈則變而險。虜性直變為和。中國智則變而詭。將來未卜所終。而其端已見矣。

市易

互市起於漢武帝。所謂關市不絕以中之是也。有謂起於開元者。別是一說。然魏絳和戎亦是此意。而要之三代禦夷狄亦必有所餌而羈縻者。非獨自漢始也。

番族

西番烏斯藏等處。將命者都尉番僧。有闡教闡化輔教贊善護教五王。大乘大寶二

法王以文皇神聖亦迎法王至京禮之甚重。今靈谷寺左尚有法王殿基。蓋彼中
惟知法王重之。所以收之者曰建醮薦福。此特假為名。弄人耳目而已。至正德中。命
司禮太監劉允往烏斯藏賫送番供等物。時左右近幸言西域胡僧有能知三生者。
土人謂之活佛。遂傳旨查永樂宣德間鄧成侯顯奉使例。遣允乘傳往迎之。以珠琲
為旛幢。黃金為七供。賜法王金印袈裟。及其徒以鉅萬萬。內庫黃金為之一匱。勅
允往返以十年為期。得便宜行事。又所經路帶鹽茶之利。亦數十萬計。允未發。遣行
相續。至臨清。運船為風阻。截入峽江。舟大難進。易以舳舻。相連二百餘里。至成都。有
司先期除新館。督造旬日而成。日支官廩百石。蔬菜銀亦百兩。錦官驛不足。傍取近
城數十驛共之。又治入番物料。估值銀二十萬。鎮巡爭之。減為十三萬。取百工雜造。
徧於公署。日夜不休。居歲餘。始行。率四川指揮千戶十人。甲士千人。俱西踰兩月。至
其地。番僧號佛子者。恐中國誘害之。不肯出。允部下皆怒。欲脅以威。番人夜襲之。奪
其寶貨器械以去。軍職死者二人。士卒數百人。傷者半之。允乘良馬走。僅免。復至成
都。仍戒其部下。諱言喪敗事。空函馳奏乞歸。時上已登遐矣。

洮河邊外皆番族。與虜隔絕。國初設茶馬司。與番為市。每歲納馬易茶者。為熟番。

封貢後。虜常鈔掠諸番。番不能支。俛首屈服。歲有輸納。名曰天巴。於是虜騎數至番中。而火落赤者尤桀黠。入據莽刺川時。掠漢人畜。邊將或就索。輒復得之。萬曆十九年。副將李魁方大醉。軍士報虜有侵掠。魁即單騎赴之。不介而馳。虜人初來持鞚自白。魁輒拔刀斫之。虜大譟。射魁創甚。還營死。督臣檄大帥劉承嗣擊虜。不勝。虜遂入犯至洮河。副將李聯芳出戰。遇雨。為虜所乘。敗沒。乃以戎政尚書鄭洛為七邊經略使。切責順義。趣之東歸。而聲火酋之罪。革其市賞。逐之遠去。西邊以安。

番僧專以進貢為生業。邊吏因而為奸。每一起必用大車數十輛。所裝玉石雜貨。以箱計者。不可勝數。各色番人附麗者尤眾。禮部雖執舊制限起限數。終亦不得盡行其說也。在境上建寺起屋。納妻妾。酤淫賭博。靡所不至。而所謂西方活佛者。代推一人為主。能前知。頗有靈驗。其禪修者亦自不少。蓋自白馬獻經以來。歷晉至梁。顯於達磨。其西來者甚盛。至唐有玄奘之行。其後用兵設州縣。屯戍終於傾陷。宋為西夏所隔。元無所不包。遂窮河源。帝師國師自其本俗。朝廷因而羈縻之。車書萬里。固不得而盡廢也。乃主者每欲減削。夫國家浮費甚多。采遠人其得而輕議乎。

馮仰芹子履。大宗伯琦之父也。備兵雲中。小酋那吉入市。操強弓。請與戲。下士角射。公曰。吾與汝躬射。虜射利近。密移遠其候。公連射皆中。酋盡輸其衣裘鞍馬。大愧。乃前其候。使自射而賞之。復盡予所奪。虜大喜。叩頭去。曰。好太師。天朝有人。辛卯歲。星見。民間訛言。易州有王氣。官舉兵誅至矣。眾空城走。郎中項公德楨過署中。策曰。民方恫疑。未可驟止。闔門治具合樂。徐遣吏曉諭。乃定。

烽堠

一邊將為余言。近日虜得中國人。頗用狡計。先擁入邊。俟舉烽相傳。即回騎出。從他道入。入又舉烽。又從他道入。飽掠得志。邊將但見烽舉。即提兵往撲。既至。無所見。而先舉烽者。以候傳報軍門。他道失事者。盡推之烽堠。不明以解。堠卒坐斬。并及其次。真是可憐。此際必當暗設一法。出入以單雙為別。互而用之。可也。

報功之弊

邊將殺平民報功。不必言矣。更有一弊。時有降虜。至健而審譯無他者。留為家丁。束以帽服。其老弱言語可疑者。另置一處。高牆垣嚴局之。食以虜法。不改椎結。俟有失事。取斬之。或三五。或十餘顆。報上驗之。真虜首也。因而免罪。且加賞。人皆不疑。蓋一

參將曾守邊者。為余言如此。此最可恨。惜無有發之嚴禁者。

西南夷

高皇帝欲征雲南。未發。乃僞童即謠於道。求其故。知為土地神所洩。因謫之雲南。後馮巫於府治之西山。故名其山曰進耳山。

雲南六詔。一曰蒙舍詔。

今蒙化府

二曰浪穹詔。

今浪穹縣

三曰鄧賧詔。

今鄧州

四曰施浪詔。

今施浪縣

蒙次河之地

五曰摩此詔。

今麗江府

六曰蒙雋詔。

今建昌

五開銅鼓等處。俗獷悍。其不逞。羣而歃血立盟。推其豪為之魁。號曰華款。有犯者。家立碎。人畏之。甚於盜賊。

凡蠻夷不受鞭罰。輸財贖罪。謂之賕。誤用者。至作為器物。

廣南諸夷。以牛貨易。又謂里為牛。凡幾十幾里。則曰幾十幾牛。

南人用貝一枚曰莊。四莊曰手。四手曰苗。五苗曰索。貝之為索。猶錢之為緡也。

苗納糧一石。有至五兩八兩者。

鮮卑聚語。崔昂問王昕曰。頗解此否。昕曰。樓羅樓羅。實自難解。宋史曰。嚙囉。

闌干之名。起於北魏。南蠻中。依樹積水以居。名曰闌干。大小隨其家口之數。往往推

一長者為王入唐。此二字成雅語矣。

番人見中國兵少。曰磨子兵。謂其子旋轉數不能益也。殺而啖之。曰磨粉。立誓以埋奴為重。埋至數十人。有埋奴銘。

北戎南蠻。都不出痘。一入中國。痘輒死。蓋夷落不啖鹽醬。即胎毒無所觸。不發。

迤北地寒。不產鐵。迤南地煖。不產硝。故戎虜苗獯。國家得以五兵及火器制之。雖曰地氣亦天意實有以限之。

諸葛擒孟獲。散青羌於五斗壩。此凌霄都蠻之自來。宋元豐中。征之。國朝成化中。征之。萬曆再征。皆因大雨而克。

萬曆二十八年。流民徐應龍為紅苗所擄。詐稱親王。假傳詔旨。嚇詐苗。擒獲論死。後遂誣紅苗。僭稱名號。欲稱兵者。可笑。紅苗介蜀楚貴三省之中。即古三苗遺種也。

楊安地界

播州前宣尉楊相。避禍。逃之水西安氏。後以病死。播人取屍。水西不與。多開供費之。銀求以地贖屍。播人難之。或為之謀曰。以鹽浸紙。晒乾為券。三年必碎爛。然後與之爭地。彼無憑據。且以還我。如其議。屍果歸。數年後。爭地契已碎爛。水西計窮。而地終

不肯歸。後告督府勘明。亦不肯歸。則以贖屍事。尚在人口故也。

安疆臣俯首郭青螺中丞之命。絕楊應龍進兵。又讓後屯信地以報成功。即李霖寰總督亦許之。有近地可撥。朝廷不愛惜之語。及事平。蜀閭謫貶黔中求多。安氏責輸糧。便輸糧。責獻印。便獻印。責擒叛。便擒叛。可謂恭順之至矣。乃蜀撫喬璧星欲取安氏為功。坐以侵佔播地為罪。而喜功之輩。緣以為說。馴至以受賄棄地。彈前督臣王霽宇中丞逐之。此別有所謂。非因棄地也。

兵兆

瓊州生黎。以香易土人牛。巡兵奪牛。黎憤。拔刀殺數人而去。此一尉可治。乃參將倖功。聞於兵使者姚善。率眾掩之。大敗。至督府遣師。又大敗。後調數萬人擊之。黎走險。深入。得老弱首數百顆了事。官兵至一崖下。有蘇東坡碑。明示用兵之兆。吁。奇矣。其東坡先見。抑後人添飾耶。總督為江右張鳴岡。余同官南中。識之。

寨鎮

海島寨中。必立一銅銃為鎮。失之則災。青立見中國以計取之。方制其命。如關中東埔寨失銅銃。皇皇無據。約獻賊腹心。并我兵陷沒者數百人。乃以歸之。寨酋焚香頂

受齋金書牙蠟來獻誓擒賊報効且請歲貢以為常。

屬國

高麗朝鮮皆以在東方近日出故朝字讀為朝夕之朝鮮字讀作鮮明之鮮。

平壤府其西京也。天使至列兵江上護行觀察使先於十數里外遣伶戲來逐抵

近郊列香亭龍亭儀仗鼓樂率僚屬迎詔樂人皆着幘頭束帶執仗者皆着戎冠

葵花衫金釧帶與花同陳百戲環繞作百獸率舞態幡幢四上書曰萬國同歡爭蹈

舞兩儀相對自生成天下太平垂拱裡海東無事鑿耕中迎導入城至大同館門外

東南二面各樹鰲山綵綳山上下列伶妓諸戲入館行禮畢至遣使來問安拜詔

所至皆如之。

朝鮮有成均館宣聖廟其廟扁曰大聖殿廟制櫺星門儀門正殿兩廡聖賢俱塑像

並與華同其春秋丁祭俱用朝廷頒降雅樂官有大司成少司成館生曰生員府

州郡縣學生曰生徒皆着儒巾藍衫與華同但巾用軟羅為之。

朝鮮使臣洪武四年用禮部尚書俟斯宣諭隨命斯冊封其用內相起於永樂中成

化四年朝鮮國王李瑄卒遣太監鄭同持冊封世子暉為王巡按遼東御史侯英奏

朝鮮雖稱外國。其人多讀書。知禮使非其人。必為所輕。且遼東瘡痍未起。歲復不稔。內臣沿途繹騷。勞費百端。乞追寢成命。選廷臣有學行者以往。上是之。以詞林充正使。給事中副之。

嘉靖七年。朝鮮人遇風。飄至通州。被囚於守禦所。訊之。乃其國主試官。作詩云。白浪滔滔上接空。布帆十幅不禁風。此身若葬江魚腹。萬里孤臣一夢中。又云。迺殊溺海。唐王勃事。異投江楚屈平。

安南遣使。必以詞林為正使。將至。則國王躬率臣僚。馳百里外。立迎道側。使者以守國辭。則退至數十里。又如之。比至郭門。凡三迎焉。分階陞位。正東西拜。

欽州知州林希元上疏。陳伐安南之策。凡四上。不報。蓋希元自大理丞左遷。炎荒忿懣無聊。故襲道路傳聞之語。以冀一當。李古冲貽書曰。欽州非用武之地。君面亦非封侯之相。蓋希元貌倭。諂之也。林閩人有文學。後陞僉事。罷歸。

莫登庸之亂。安南黎寧遣陪臣鄭惟憭以聞。後赦登庸為都統使。惟憭不得歸。處之長樂。給城中宅一區。田五十畝。從者三十畝。吁。獨不能量才。處以小小職銜耶。即才不堪用。百金百畝之產。中國何吝焉。

安南進代身金人。範用囚服面縛。萬曆二十六年。黎惟潭自以恢復故罪視莫登庸有間。為立面肅容狀。閱驗嫌其倨。令改範俯伏焉。鑄其背曰。安南黎氏世孫黎惟潭不得蒲伏。天門恭進代身金人。悔罪乞恩。二十五字。按進金人代罪。乃蓋蘇文所以戲唐太宗者。我朝宣德中用之。黎利仍陋習耳。諸大臣其末之攷耶。

差往海外

琉球一差。最為煩費。嘉靖間。給事中陳侃行人高澄之奉使也。以壬辰夏五月。其行也以甲午四月。萬曆初年。給事中蕭崇業行人謝杰之奉使也。以丙子秋九月。其行也以己卯夏五月。巨艦造作。文移來往。非經年不能成。桅木尤艱。丁丑歲造。或復破。一造費可九千金。官吏從人餽廩不與焉。及到國。日有餽。旬有問安。月有筵宴。隨從四五百人。淹留四五月。糧食犒賞。不可勝計。故吾學編有彼國遣陪臣至省城領封之說。

萬曆三十年壬寅當封。吾師許敬菴申請於朝。允領封之說。不從。次年遣給事中夏子陽行人崔德。丙午年方歸。夏余同年生相厚。駐閩與撫臣徐學聚抵牾。徐困之。月給十金為費。交章不休。